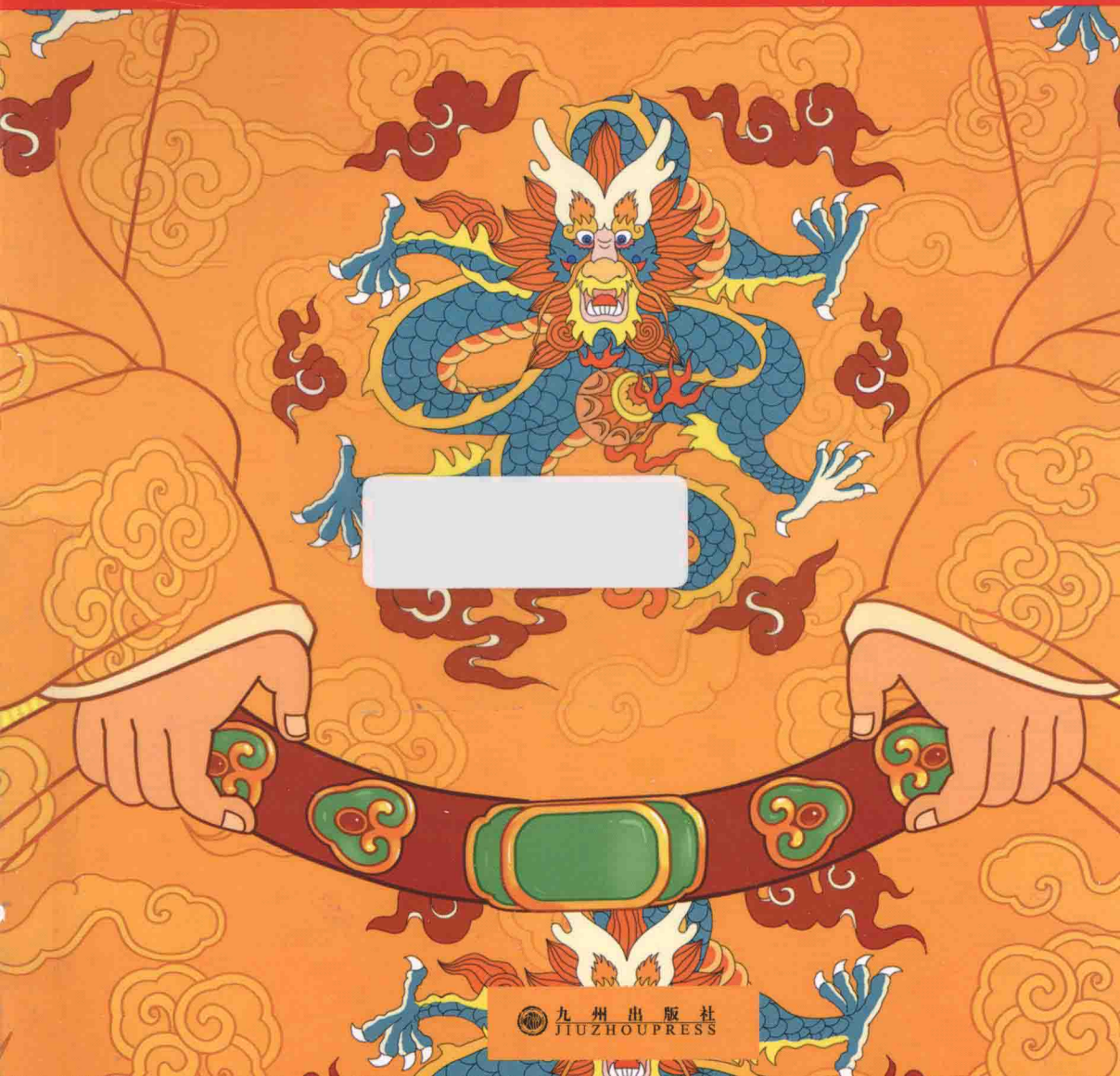


控局

上位与蜕变的
制胜王道

云宏 | 著

布局、开局、对局，运筹帷幄，能以小博大
破局、僵局、败局，以思路闯活路，可进退自如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控局

上位与蜕变的制胜王道

云宏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控局 / 云宏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108-3227-7

I. ①控…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4972 号

控局

作 者 云宏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7.7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227-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章	初到贵地	001
第二章	大树底下好乘凉	017
第三章	有车有房心不慌	032
第四章	上达天听	046
第五章	高人来访	060
第六章	邀功请赏	070
第七章	自作孽不可活	078
第八章	防灾还是救灾?	085
第九章	进京	093
第十章	纨绔	099
第十一章	我是新人	112
第十二章	权贵的人情	123
第十三章	二世祖们	138
第十四章	震惊朝野	151
第十五章	落地手里了	161
第十六章	高高在上的心态	170
第十七章	化腐朽为神奇	183
第十八章	第一份正式工作	194
第十九章	麻将桌上好说话	207

第二十章	谁来武装双手	219
第二十一章	玉山书院	227
第二十二章	盗墓贼	240
第三十三章	向上吧，少年	252
第二十四章	扳倒一位权贵	262
第二十五章	生财大计	273
第二十六章	玩坏了的“二代”	283
第二十七章	养猪总动员	295
第二十八章	大灾难	304
第二十九章	救灾	312
第三十章	冲动的代价	323
第三十一章	左右逢源	333
第三十二章	超级工程	343
第三十三章	家大业大命最大	356
第三十四章	镀金去	368
第三十五章	赤裸裸的索贿	383
第三十六章	隐形家族	394
第三十七章	有麻烦来找我	407
第三十八章	善后	419
第三十九章	上峰的意图	431

第一章 初到贵地

人总是健忘的，所以在行走一段人生旅途后，总要不自觉地停下来，整理一下前段时间的得与失：当得大于失时，说明这段时间没有浪费，便欣喜若狂地准备下一段旅途；当失大于得时，则证明这段时间全活到狗身上去了，恨不得时空倒转重活一回。

世上没有后悔药，所以失去的便追不回来。这是人生在世的一条普世法则。

但世上真的没有例外吗？在这个连牛顿定律都可推翻的时代，有一两件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也就情有可原了。

当云焯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荒野上时，他除了发呆，还是发呆。荒原很美，碧绿的草毯从脚下一直铺到视野的尽头，草丛间偶尔伸出的几朵野花，更给这张草毯增添了几分艳色。

四周是半人高的野蒿草，夹杂着低矮的榆树、零散的槐树，都是自己常见的景象，这让云焯情绪大定。他估计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虫洞，从纸的正面走到了反面——没走出纸张范围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定下心神后，他很快就看到一堆衣物正随着水波上下翻滚。云焯收回了自己所有的衣物，甚至还有一只平底锅。

拧干衣服，摊开晾在旁边的小树上，云焯长长舒了一口气。生存是第一位，常年在野外行走的云焯知道，荒野中的水源，绝对不是一个安全的宿营地。

他拖着脚上湿漉漉的翻毛皮靴，打算远离这个地方，但不经意间，水里一条绿色的帆布带让他的眼睛猛然一亮。他大步冲到水边，俯身抓住带子，用力一拉，只听“哗啦”一声响，半人高的背包从水中蹿了出来。云焯伸手抽出钢铲，死死地抱住背包，心头大定。

在小溪不远处有一片红砂岩，上面寸草不生，云焯小心地整出一块平地，把装备全都转移到上面。红砂岩被太阳烤得滚烫，他把湿衣服铺在石头上，相

信用不了一个小时，衣服就会被烤干。

帐篷支起来，四面留出空隙，好让热风带走帐篷里的湿气。

把全套装备都检查了一遍之后，云焯静下心来，开始思索自己的处境。首先得找到路，可是，路，在哪儿？云焯走了不到一里路，就气喘吁吁。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能指望有多少体力，更何况还要背三十几斤的背包。不管了，他决定往小溪下游走——它毕竟要流到大河里去的。

溪水在山脚下转了个弯向东流去，这片大陆上的大部分河流大抵如此，这条小溪也不例外。云焯随这条小溪走了三天，树越来越少，草越来越稀，依然一片荒芜。大群的野马在草毯上飞奔嬉戏，扬起的鬃毛被阳光照成千万条金丝银线。

云焯感觉累极了，找了一块还算柔软的草地坐下来休息。

刚坐下没多久，他就闭上眼睛，昏沉沉地睡去，只是手里还握着钢铲。也不知过了多久，一股温暖的气息从耳边传来。迷糊中，云焯心中充满了感动，是谁在耳边安慰自己？他睁开眼，却见一张血盆大口，露着森森白牙。

云焯下意识地将手中的钢铲塞向那张大嘴。“咯吱”一声，森森白牙紧紧咬住钢铲。

他乘机一骨碌爬起，紧紧握住铲柄，用力往外一拉，只听“呜”的一声惨号，大量鲜血喷射出来。

云焯这才发现面前竟是一匹青狼，巨大的嘴已完全被钢铲的锯齿撕开，下巴无力地垂下。他挥起铲子重重地砍在狼脖子上，青狼抽搐着倒在地上。

事情发生到结束不过短短二十秒，云焯却觉得仿佛已经拼杀了一个世纪，心咚咚直跳，嗓子眼儿像着了火一般，火辣辣地疼。

这明显不是孤狼，油光水滑的皮毛证明它的营养不错，只有狼群才能供给它如此良好的营养。

云焯有遭遇狼群的经验，他二话不说，转身就向草原马群的方向跑去。就在他跑出不到三百米，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

孤独的云焯随着马群在这片草原上流浪。马群似乎也舍不得肥美的嫩草，五天过去了，还没有离去的迹象。

云焯不敢离开这个集体，狼群还在附近徘徊。要不是马王过于神骏，它们早围上来大快朵颐了。

狼群最终还是发起了攻击。马群开始骚乱，一匹小马被狼咬住后腿，发出凄惨的悲鸣，所有的马开始移动。

这时，一声高亢的马嘶让整个马群安静下来，那匹枣红色的马王闪电般地冲向狼群，两只硕大的蹄子狠狠地踩在凶手的身上，其他的公马也向狼群发起进攻。

眼看着三匹狼在铁蹄下化作肉泥，狼群见势不好，转身向荒原深处逃去，马群紧追不舍。顷刻间，偌大的战场只剩云焯傻傻地站在中间。

被踏死的狼几乎尸骨无存，以至于云焯在三匹狼身上才割下两条稍微完整的狼腿。

狼不见了，马也不见了，整个天地一瞬间安静下来。云焯听到了河水的叹息，他知道那是黄河，滚滚东流，从未停歇。

在黄河边，云焯又看到马群，马王旁若无人地在云焯身边饮水，喝饱了水，走到石壁旁，伸着舌头舔起石壁来——这匹变态的马！

不对，云焯猛然醒悟过来，马也是生物，它们也需要矿物质，尤其是盐。云焯赶紧跑过去，伸长舌头在石壁上轻轻舔一下，又苦又涩又咸，是卤盐，杂质太多，不能直接食用。

云焯用铲子敲下几块黑褐色的晶体，在河边的巨石上小心研成粉末，然后放在饭盆中用水化开，把布罩在平底锅口，将这些浑浊的液体倒进锅里——锅里的液体便变得清澈一些。他又将布在河水中漂洗干净，双层折叠后加入木炭末再过滤一遍。

此时，饭盆中的液体变得更加清澈透明了。

云焯把这些液体倒在河边那块光滑的石头上。石头被太阳晒得滚烫，水刚倒上去，就被蒸发了，只留下薄薄一层白色粉末。轻轻一尝，是盐的味道。

从中午到快日落，云焯共收集到三斤盐，这些足够他吃几个月了。

脚在黄沙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后面一匹小马一瘸一拐地紧紧跟随。

这是一匹被马群遗弃的伤马，清晨马群去草原了，独留下它在河边等死。云焯清理了它的伤口，把珍贵的白药敷在它的伤口处。

云焯把这当作对马群的最后报答，然后挥手和它作别，踏上寻找人群的道路。

可不知为什么，那匹小马却挣扎着跟了上来。云焯听到了它的脚步声，却未回头，只是放慢了脚步。

云焯停，小马停，云焯走，小马走。走走停停，一人一马，在这长河边，走得颇有趣。

中午的阳光变得猛烈起来，汗水湿透了衣衫。云焯找了一片树荫，那是一棵巨大的槐树，弯曲的枝干笼罩了足足半亩地，树下只有短短的青草，是一个休憩的好地方。云焯重重地坐在突起的树根上，解开衣衫，灌一肚子清凉的水，暑热尽去。

小马走了过来，用头轻轻地拱来拱去，看起来想要喝水的样子。云焯拿出平底锅，倒满水，小马也不客气，低头畅饮起来。云焯放下背包，查看它的伤口，还好，伤口没有挣裂，也不知是药品奇效还是小马体质好，伤口处居然长了一层膜，怪不得它能跟随这么久。

“你就这么跟着我？我还不知道去哪儿呢，活该你倒霉。”沉默半晌，云焯又说，“贼老天不声不响地把我扔在荒原上自生自灭，老子认了，咱哥儿俩就在这世上活个精彩，以后吃香的喝辣的，有你小子享福的时候。

“你以后就叫旺财吧，给咱俩带来滚滚财运，怎么样？”

“这名字太拉风了，如果没有一定涵养，是起不出这名字的。

“别喷唾沫，反正我超喜欢这名字，不叫这名字都亏了。”

云焯絮絮叨叨地说，旺财闭着眼睛听。不多时，云焯声音越来越低，渐不可闻。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云焯一惊，一骨碌爬起，警惕地望向右侧的密林，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旺财也站起来，很乖地站在旁边，甩着尾巴不叫不动。

马蹄声急促而有规律，这不是野马在奔跑。云焯只觉得血往头上涌，拿起工兵铲，风一样地冲过树林。循声望去，只见十几辆牛车围成圈停在路边，车上插一面旗子，斗大的一个“唐”字迎风招展。

这群人蓝色袍服直达膝盖，麻布做的裤，脚蹬牛耳麻鞋，头上高高地绾了发髻，用木簪固定。这还有几人身穿皮甲，腰挎横刀，显得威风凛凛，为首的是一满脸胡须的壮汉。

云焯在旁边窥视，壮汉却大踏步向他走来。

“羌人小子，敢来劫粮车，真真好大的胆子！”壮汉说着，长刀已然出鞘。

太好了，是关中腔。惊喜之余，云焯赶紧退后，双手乱摆，陕西话随口而出：“这位壮士，谁是羌人？你认错人了吧？”

壮汉手中刀不撒手，停在半空，眼中满是狐疑：“咦，关中娃子，咋跑到陇右来了？你家大人呢？”

“没有大人，师傅过世了，我一个人从山中出来。”

壮汉把刀插回刀鞘，上上下下地盯着云焯看，还走到跟前闻闻：“没有羊骚味，是关中人，不大的娃子乱跑个啥吗？喂狼咋办？”

旺财见壮汉揪着云焯不放，不干了，张嘴就咬。那壮汉一松手，左手一抬闪过，右手闪电般地抓住旺财下巴，疼得旺财直叫唤。

壮汉哈哈大笑，松手在旺财背上按了按，说了声：“好马。”另外几个大汉见云焯和旺财如此狼狈，也哈哈大笑起来。

旺财怕见生人，躲在云焯背后偷偷看着这些人。为首的壮汉也在看云焯：云焯身上的衣服虽被树枝荆棘挂扯得如布条一般，却做工精良，式样古怪，料子似麻非麻，但绝不普通；再看云焯眉清目秀，皮肤细嫩，双手纤细，明显不是普通人家的子弟；脚下穿一双皮靴，看着古怪，却又适合他的打扮。壮汉不禁为自己刚才的无礼有些后悔，遂放缓语气说：“少郎君欲往何处？”

“在下自幼随恩师居于深山，数月前家师亡故，云焯为亡师守仞月后，所居之地被山洪冲垮，无奈只有下山。想不到山下遇到狼群，幸而逃脱，便成了目前这番样子。在下决定去往长安，还望军爷告知兰州还有多远。”

“兰州距此只有不到六十里，就你这身板，带着一匹伤马，得两天。”

“诸位大哥这是运粮到何地？现在是何年？山中不知岁月，还请告知。”

“糊涂师傅带糊涂徒弟，连陛下去年登基都不知道！记住了，现在是贞观二年！至于运粮往何处，此为军机。”壮汉对云焯的问题充满了不屑，仿佛全天下谁都应该知道他伟大的皇帝陛下李二去年登基了。

云焯只觉头仿佛被巨锤重重砸了一下，一言不发。

“你不喜欢吗？陛下登基难道不是大好事吗？”那壮汉见云焯脸色苍白，摇摇欲坠，便恶狠狠地盯着他，只要他口里迸出半个不字，那把横刀一定会砍在他脖子上。

“喜欢，怎么会不喜欢，陛下登基应该普天同庆。”

“那你哭什么？”

“喜极而泣。”

“那你多泣会儿，顺便帮你师傅也泣会儿。”

篝火点起来了，映红了众人的脸颊。云焯身边的这些汉子是大唐府兵，他们隶属于左武卫，却不是战兵，是辅兵，负责运送粮草、军械和各种补给。为首的汉子名叫张诚，是一位队率，下辖五十名军人和民夫若干。

张诚本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夫，忙时耕作，闲时练武，关中子弟好武成风，故而在剿灭长乐王李幼良一役中，斩首两级，积功升为队率。由于李幼良

谋反，陇右治安一下子糟糕起来，羌人失去管束，时不时就攻击运粮队，这也是张诚为什么对云焯充满警惕的原因。

见到云焯有些冷，张诚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十五岁的云焯穿张诚的衣服显得滑稽无比，随队的两位妇人把衣服拿去，用针线给云焯改小。她们是去黑风口看丈夫的，张诚挤眉弄眼，悄悄告诉云焯：“肚子大了才回来。”说完还抽了云焯一巴掌，“小屁孩儿不要问大人的事。”

云焯满脸委屈：“这是我问的吗？是你硬告诉我的好不好。”俩妇人嗤嗤偷笑，递给云焯一条白麻布。云焯左看右看，弄不明白这是干什么的。

“兜裆布，乱瞅啥？”张诚说着，就扯下云焯的破衣服，在云焯的惨号声和众人的哈哈大笑声中，三两下就把白布缠在了云焯腰间。

旺财也在哧哧地叫，明显在笑，气得云焯甩手给它一巴掌。

火越烧越旺，云焯拿出舍不得吃的熏肉，用树枝串了放火上烤。油脂渗出来，吱吱作响，周围一片吸口水声。他用小刀把肉削成薄片，拿过张诚他们的面饼，一刨两半，将肉片往饼里一夹，一份美美的肉夹馍就做好了。

云焯双手递给张诚，张诚双手捧着，深深地闻一下，满脸陶醉之色，而后脸色一正，把肉饼递给两个妇人。俩妇人心安理得地接过肉饼，低头大嚼起来。

云焯暗暗一笑，明白张诚是怕肉中有毒，所以在夹好第二块肉饼后，没递给张诚：“张叔，我饿坏了，先吃了。”

张诚自己拿刀切羊肉，学云焯的样子也做了个肉饼，但是第一口咬下去以后，他的眼睛立刻就直了：“盐！怎么放这么多？”

“不就是盐嘛，多的是。”说着，云焯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袋子里装着云焯一路下来在几个岩壁上采的四五斤盐。张诚劈手就夺了过去，凑到火堆旁，小心地打开盐袋，看着里面灰白色的粉末呆住了。

“小子，这么好的精盐，你从哪儿弄来的？”

云焯有些摸不着头脑：“这河边有盐矿，挖就是了。”

“那是毒盐，不能吃！吃了那盐，拉肚子都拉死了，更别说吃了那玩意儿全身会发紫。我说的是你袋子里的盐，比官盐都好，哪儿来的？”张诚双眼已经泛红，大声质问云焯。

云焯对古人的尝试精神佩服万分，连盐矿中的硝、磷、钾、杂质一起吃，纯属找死，吃多了磷、钾全身不发紫才是怪事。

“张叔，那矿盐怎能就这样吃，要粉碎、溶解、过滤，最后结晶出来的才是人吃的盐。就像有些草药明明有毒，但经过某些特殊的加工，就变得没毒

了，还能治病，盐也是如此。世上万物，只要找到正确、合适的方法，都可为人所用，区区制盐法，小道而已。”看着张诚满眼的痴呆，云焯知道刚才的话白说了。

“这么说您知道怎么把能吃的盐从毒盐中取出来？”张诚能问重点，说明他还没被彻底晕掉。

“不是告诉你，小道而已嘛。”云焯努力装出一副高人的架势。他的当务之急是加入唐王朝这个大家庭，取得户籍，成为伟大的封建主义王朝的一块砖石。

张诚满脸喜色，想张口却又不知道怎么说，脸憋得通红，急得直搓手，在云焯面前来回踱步，像拉磨的老驴。低微的身份制约了想知道秘方的激情，他给不了云焯任何承诺。化废为宝的点金手段里面有太多的利益，绝不是小小队率所能参与的。云焯是隐士高徒，只显露一角，已让人惊为天人，要是全露出来，得多大学问？

“在下只是一介武夫，不配知晓秘方，求公子可怜我等困苦，容在下向校尉大人禀报此事，公子必得朝廷表彰，公子善行也将传扬天下。”

云焯反问道：“张叔，你们吃的盐是什么样子的？”

张诚小心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一枚核桃大小的黄褐色晶体出现在面前。云焯拿起来尝一下，除了咸以外，还有各种怪味。他拿起水葫芦，狠狠地漱了几次口。

“这是盐吗？这是毒药！”云焯说完随手就扔了出去。

他刚出手，眼巴巴看着云焯的张诚就闪电般地把那盐块捞了回来，重新用布包好，小心塞回怀里，眼神有些伤感，惨笑着指一指周围听他们谈话的众人：“大少爷，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从小锦衣玉食，除了做学问，其他不顾不问，哪怕现在落了难，也有祖宗留下的法子活命？我们不一样，爷娘除了教会我们从土里刨食，就没教会别的，你随手扔掉的盐块是我砍了两个叛匪，校尉大人特地赏赐的。你问问他们，见过大块盐的有几个？”身边的几个汉子齐齐摇头，俩妇人也窘迫地低下了头。

“不是贞观年间了吗，日子怎么还过得这样苦？”

“公子有所不知，这天下刚刚太平，没了兵灾，平日里野菜加粮食倒也能混个半饱。前些年，盐虽然贵，偶尔也能称上几两，但这几年突厥人年年犯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商道断了，山东的盐运不进来，草原上的盐池又没办法采。我左武卫驻防陇右已经三年了，年年作战。军中缺盐，

军士身体一年亏似一年。明知突厥人从延川回草原，士卒身乏体弱只堪守城而无力量追击，大将军气得折断宝刀发誓，一定要将突厥人斩尽杀绝。公子身藏绝技，一旦施展，便能让军中不再缺盐，待我等养精蓄锐后，斩尽突厥人不在话下。”

先不理睬张诚的蛊惑性语言，粗人用计用得直爽可爱，方法是一定要交代的，可交给谁、怎么交这可是大学问。

张诚上司的上司叫程处默，是大名鼎鼎的“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大儿子，现任兰州折冲校尉，标准的官二代，为人豪爽，讲义气，年仅十八岁便随父亲征战沙场多年，是纨绔中的极品。通过他献制盐之法，也算是一条终南捷径；更重要的是传说他爹活过了百岁，是大唐的常青树啊，得先抱住这个粗腿再说。

念及此，云烨遂站起身，端端正正地向张诚和大伙行礼：“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云烨今日听张叔教诲，必将铭记在心，不敢稍忘。”不是他要掉书袋，而是真的尊敬外加震惊：天哪，贞观盛世原来是这个样子，兵灾、饥饿，无处不在。张诚他们的要求如此之低，只要能喂饱肚子，就值得拿命来填。像自己这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低素质群众有什么资格在他们面前充大少爷？

“轰”的一声，那些汉子齐齐闪到一边。

张诚手摇得像风车一样：“我们这些下人能有什么教导公子的？只是随口瞎咧咧罢了。公子是有大本事的人，将来定能出将入相，能和公子相处已是大福分啦。”

看来读书人对他们有着太大压力，据史料记载，唐初天下士子只占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二。在这普遍未开化的年代，学问的拥有者就有了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从张诚对云烨的称呼就可见一斑：小子、臭小子、小郎君、公子……随着他对云烨的了解而一次次地拔高称呼。出将入相？他们还真敢想，云烨暗自发笑，就自己这官场小白，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也是必然。

云烨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看看四周那些迫切的眼神淡然一笑：“云烨从未想过区区食盐对你们、对大唐是如此重要，以前总觉得不过一种作料而已，有它无它对天下损害不大，只影响口腹之欲罢了，现在惊觉盐的损益竟关乎生死以及大唐的盛衰。拔一毛而利天下，在下何乐而不为？”

“公子，您答应了？”张诚满脸惊喜，扑身便拜，一时间，满场只有云烨站立。

“张叔，这是做什么？你们想学，我教会大家就是，又不是有多难。张叔，我还是喜欢你们叫我臭小子、云哥儿，什么公子、少爷的别弄得恶心到大伙儿，我也不自在。能在最倒霉的时候遇到各位叔伯兄弟，是我的造化，要不然我早被狼吃了，还什么公子、少爷的？”

话说开了，气氛也就活跃了，他们一个个稀罕地摸摸云烨的头、揪揪他的脸，一张张笑意盈盈的脸上全是敬意。云烨的心情也刹那间明朗起来。

张诚在得到确切的允诺后，急不可耐地催云烨写出制盐所需的各种工具和材料。没纸笔，他急得团团转，俩妇人也满脸急惶之色，众兵役个个捶胸顿足，一个劲儿埋怨出来怎么不带笔墨。

云烨赶紧拉住要在身上放血的张诚，取过他的匕首，吩咐辅兵找来两块木板，用匕首在两块木板上刻下字。尽管刻得七扭八歪，张诚却跟宝贝一样抱在怀里。两个全副武装的辅兵背着木板骑着马，随时准备窜向兰州城，当然，他们也带走了一半精盐当证据。

“张叔，晚上骑马太危险，这事不急，反正我答应了，明日再送也不迟。”云烨对张诚的急迫很不理解。

“你知道啥？早一天制出盐，大军便多一分战力。突厥人又进关了，不能眼看着这些杂碎张狂。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些突厥人杀个干净。只靠醋布做吃食，这日子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醋布是什么东西？能吃？”

旁边辅兵赶紧抽出一条醋布递给云烨，四指宽的布条，就像晒干的海带，黑糊糊地散发着一股馊酸味。

“天啊！”云烨发出一声惨号，这人得口粗到什么地步才能吃下这东西煮的饭菜？难怪张诚见自己多用盐会气成那样，听自己答应教他们制盐会高兴到哭。一条硬汉哭得像月子里的娃娃，还不能劝，谁劝揍谁。也罢，制盐就制盐，能帮到他们总是好事。

云烨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这一个月来的疲惫仿佛一下子从骨头缝里钻出来，身下铺着厚厚的毯子，靠着火堆，听俩妇人叽叽喳喳地笑着给自己改衣服，一种久违的安全感涌满全身，他靠着旺财沉沉睡去。

在太阳即将露头的时候，云烨习惯性地醒来，昨夜的一场酣睡彻底赶走了疲倦，用力地伸个懒腰，他听到骨节在嘎巴嘎巴作响，看来还能长个儿，否则，一米六的身高会让云烨郁闷致死。

张诚似乎一夜没睡，站在路旁像望夫石一样盯着兰州的方向。俩妇人正在

熬粥，见云烨醒了，围着兜裆布在那儿伸懒腰，就捂着嘴偷笑。云烨这才发现自己似乎走光了，连忙捂着下体，尴尬地嘿嘿笑。

年纪稍大的妇人拿着几件衣服笑着走过来：“还害羞呢，奴家第一个孩儿如果长成，比公子还大些，小郎君，试试衣服，如果不合身奴家再改改。”

“多谢两位姐姐，辛苦了。”

“谢什么，女人没用，只能缝缝补补，这是奴家本分。”

俩妇人帮手忙脚乱的云烨套上衣服，上上下下打量几眼，拍手叫好：“呀，好一个英俊的少年郎，也不知大户人家怎么生的孩子，个个都这么俊吗？”云烨心想，问我啊？我哪儿知道，在大唐我总共见的三十几个人全在这儿了。

这时，一声呼哨声响起，哨兵嘶声喊道：“有骑兵过来，大约二十骑！”喊罢，如雷的马蹄声已轰然响起。

张诚从路旁的枯木上一跃而下，抓住云烨扔给俩妇人，大喊一声：“结阵！”只见三十几条汉子迅速以粮车为屏，枪手在前，刀手在后，张诚站在队中，还有两条汉子站在圈外，面前地上已经插了十几支箭，做好了迎敌准备。俩妇人拖着云烨往树林里跑，张诚还回头喊：“藏好，不准出来，死光了也不许出来。”

“弟兄们，废话不说了，如果来的是美人，哥儿几个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保住云哥儿是正理，弟兄们还等着他造盐呢。粮车不要了，拖到校尉大人来，俺们就赢了。”

听了这话，云烨感到血一阵阵往头上涌，拿着铲子就要往外冲，俩妇人死死地把他按在树后，不让他出去。

官道上尘土飞扬，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黑影如狂风般卷来。这就是骑兵的威力吗？云烨心跳得厉害，耳中什么也听不见，全是马蹄的轰响，握着铲子的手湿汗淋淋。

路弯处一匹栗色的骏马闪电般地窜出，马上一位顶盔贯甲的壮汉手持长矛直冲阵前，一挽手中缰绳，骏马长嘶一声，前蹄扬起临空虚蹬几下，骤然停住，只听一声大喊：“张诚何在？”

“是校尉大人！”俩妇人惊喜地松开双手。

张诚向校尉嘀嘀咕咕地解说着什么，还向云烨一指。正一正衣，云烨迈步上前，自觉非常文雅地向校尉双手一抱拳：“小民云烨见过校尉大人。”

那校尉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看得云烨浑身不自在，以为是衣服穿得不对，正犹豫要不要让人重新检查，却见那校尉很无礼地指着自已问张诚：“你说的高

人就是此人？”

张诚忙不迭地点头。却见校尉勃然大怒，抬脚将张诚踹倒在地，拳下如下山猛虎，脚出如闹海蛟龙，在张诚的哀哀求饶声中边打边骂：“狗才，多少人没法子的事，你拿一个娃娃来哄骗老子，让老子揍死你，也好过治你谎报军情之罪。”

靠！被人小看了，校尉大人的行为让云烨顿时失去做任何事的兴趣。也罢，我本是苍穹下的一介蝼蚁，管那么多闲事做甚。想到这里，他取下旺财背上的背包，拿出盐袋，给自己分出一些，剩下的放在瑟瑟发抖的妇人手中，背上背包，领着旺财向外走。

张诚满身泥土地在拳脚中翻滚，瞅见云烨要走，他连滚带爬地过来，紧紧抱住云烨双腿。

“公子，你不能走，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厮杀汉吧！”他涕泪横流，嘶声向校尉吼叫，“大人，小的用脑袋担保，云公子一定能从卤盐中取出可食之盐！”

看着脚下的张诚，云烨胸中怒火再也控制不住，踢开张诚，大步走到校尉面前：“给张叔道歉赔礼，否则你砍我脑袋也休想知道如何取盐！”说完，冷冷地看着他。

校尉却平静下来，缓缓地说：“昨夜三更时分，两名军士快马回城，夜半叩关，这在我陇右尚是首次。将二人用吊篮缒上城关才知，有人能自卤盐中取食盐。本校尉连夜禀报左武卫大将军，大将军得知此事后欣喜若狂。如此法能成，不仅军中不再缺盐，羌人叛乱举手可平，甚至可把盐卖给吐谷浑。他们与吐蕃相争无非为盐而已，这样可让其成为我大唐屏藩。于是我星夜出城，带齐所需器械，快马至此，却见一孩童在此大言不惭，本校尉怎能不怒？张诚谎报军情，罪在不赦，我现在教训他，只希望让大将军看到我已处罚过，能免他一死，你却还在此嘴硬。”

云烨眼中的冷意稍减，这家伙虽然可恶，心地却不坏，知道保护属下，出自将门倒也不缺手段，可他目无余子的贵族脸孔，让云烨极度不爽，要得到好处不付出代价可不行。

“张诚于我有恩，你羞辱殴打他，不管什么原因，都无法平息我胸中怒火。我和你打一赌：若取不出盐，云烨将首级奉上；如果取出，你要让张诚揍你一顿，且不得还手，如何？”

校尉愣了一下，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如你所愿，若取不出盐，本校尉会

亲手砍下你的头颅以全你之誓。”

云焯呵呵一笑，并不理会校尉，他转身走到张诚身边，检查之后见他无大碍，也就放下心来。熊猫一样的张诚还咧着嘴冲着自己笑。

“我要的东西呢？”

“半个时辰准到。”

“陇右盐矿并不难找，你们就从未试着从中找出制食盐的办法？”

“卤盐有毒。”

“蛇毒都有解毒的方法，难道就没法子解卤盐的毒？”

“总不能让士兵吃一回盐，就解一回毒吧？”

云焯听到这么雷人的答案差点摔倒，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了看面前威风凛凛的校尉，决定不再和他探讨和科学沾一点边的问题，因为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马车来了，物资很丰富。除了制盐的筛子、铁锤、铁钎、麻布、木炭、木桶、铁锅，甚至还有五台手摇石磨。仔细检查，所需一样不少。

云焯转头向校尉看去，笑咪咪地说：“盐，举手之劳而已。见识过你的智商，相信你以后还有很多事要求我，我这人一向小气，如果你以后有事相求，就需让张诚揍你一顿，一件事一顿揍，童叟无欺。”

校尉制止了怒火横生的属下，双手抱拳：“我现在有些相信你能制出食盐了，只要兄弟们不再缺盐，程某挨一顿揍算什么，本官希望你赢。”

沿河往下不到五里路，就有一处盐矿。程校尉带来了三百人，个顶个的彪形大汉，路难走，大车无法通行，几大车物资每人一份扛了就走。云焯和俩妇人带着旺财走在中间，不到一个时辰便到了采盐地。程校尉一声令下，顿时，两亩地大的一块场地就被平整出来，安顿好营地，放置好器械，程校尉便斜着眼睛看向云焯。

“校尉大人神力惊人，不如敲下些矿盐来如何？”

程校尉强忍怒火，拎起铁锤咣咣两锤，一大块矿盐就滚落下来。

“看好过程，我只做一遍。”云焯不理那群壮汉杀人的眼光，拿把小锤子把大块的矿盐小心地砸成小粒，大约十斤的样子。

把矿盐倒进石磨眼，张诚就手摇着石磨转起来，褐色的矿粉从石磨边缘缓缓溢出。云焯把矿粉收进木桶，加水，用木棍搅拌，让盐分充分溶进水里，待溶液饱和，就倒进另一个蒙了双层麻布的木桶，不一会儿，麻布上全是灰黑色的矿渣。去掉麻布，桶里溶液的颜色已变成了褐色，杂质依然很多。